

熟悉的，去年曾有三個星期日夜生活在這兒，因此也分享了村子裏一些年輕人的快樂、哀愁與理想。

當他帶著懷舊和急切想知道老友近況的心情踏進代辦處時，發覺杜桂秀代替了她姊姊的位置，世憲的心一下子像被掏空了似的。

「妳姊姊呢？」

「她結婚了！」世憲的眼睛看到了無可無不可的表情，聽到叫他嚇住了的四個字。

「什麼時候結婚的？」「嫁到那裏？」一時忘了這女孩並不如她姊姊和他那麼熟，她仍是很害羞的十七歲女孩呢！而他卻似理所當然地不放人的直問。

「和瑪珈鄉的結婚，三天前。」

他想，說「嫁」是不通的，魯凱族是母系社會，瑪珈鄉屬排灣族，也是母系社會，大多的情形是入贅，想著想著口氣便和緩了些。

「妳暫時代替妳姊姊接電話？」

「嗯，以後我會廣播叫××服務團陳世憲，代辦處有妳電話。」女孩因他的和緩也放輕鬆了。

離開代辦處，他知道杜梅英也和部落的年輕人結婚，到台北新莊的工廠做事了，誰說祇有平地的變化快？才四個月！梅英是事先暗示了的，但桂玉實在是太過突然了，突然得讓世憲有那是椿不幸

婚姻的直覺。四個月前，世憲還到山上各村走了一遭，聯絡住宿及山上的老師、傳教士、村幹士，交換今年工作重點，那時候還沒聽說啊！

去年，阿秀在大武辦了托兒所，請各家媽媽在下午兩點把寶寶送到托兒所教室，她教這些學齡前的小孩子兒歌及簡單的衛生常識……等。得到頗熱烈的回響，若不是上午教室要用來做學童的課業輔導之用，她還真想全天開班呢！

下山前的檢討會是和村民一起開的，大家都覺得大武實在需要個托兒所，首先要解決的是師資和場地問題。高商畢業的桂玉不願老守著村裏唯一的電話，想為村上做更多的事，梅英也有相同的想法。山服團下山以後阿秀曾寄了些幼稚園成立、籌備的資料給桂玉。今年世憲再到大武來時，活動中心在政府推行基層建設下已快完工，場地也即將有著落，老師卻是一直不能解決的問題，「桂秀會不會也和梅英一樣結了婚就下山呢？」世憲感到有些無奈，許多在平地是很簡單的事，在這裡卻是困難重重。

對「命運」這股力量，山上的人比平地的人有更大更多的無奈，大武的小孩也許得再等上好些年才能有托兒所，而桂玉為鄉里盡力的心願，在年輕人一股腦兒下山的潮流裏，僅是稍微橫撐著的細樹枝！



白雲的

輓歌

藍藍

夢裡常有一朵白雲，孤孤單單地在藍天裡盪啊盪的，看了心痛地要命卻又拂不去，每每從夢裡驚醒，卻不知身在何處，眼前盡是一朵孤單的雲在風雨裡飄啊飄的……

哥，還記不記得，那天亦如今夜般，風聲含著悲泣，雨絲裡飄著淚，你就這麼一句都不道的走了，甚至連跟你這麼親的我也不說，是你急欲去割捨掉過去的一切，還是凡事再也不能牽絆住你什麼了呢。還記得嗎？小時候咱們兩個站在陽台上看飛過去的飛機，你說你一定要上青天去看看，你還說你要抓一把白雲給毛毛，可是你怎麼可以賴皮？一個人躲在白雲上不肯回來呢？哥好不好呵，毛毛好想你，你回來看看毛毛好不好……

你說做就去做了，我一直忘不了你告訴我開飛機多神氣時的得意表情，就像是個碩大的巨人，叫人心折卻又陌生。毛毛只敢偷偷躲在角落，或是偷偷拉你的衣角，讓你的興奮能傳到自己身上。還記得你摸著我的頭，說道：「毛毛，你老哥一定把一朵白雲偷回來擺在你房間裡。」哥，似乎從這時，你開始真正的活起來了，只見到你的臉上始終停留著陽光，你的狂笑聲使全家都被傳染，我只知道你真正活進天空裡去了，一如陽光，一如白雲，都是叫人愛得要死的東西。哥，可是你不該這麼早離開我們去當天空中那片抓不住的雲呵，流浪的生活是會叫人哭泣的

，哥呵，毛毛不要白雲，只要你回家呵，你聽得到毛毛在跟你說話嗎……

我不知道你怎麼消失在這個世界上的，就只是那紙電報？或是爸媽的哭泣？還是天空又多了朵流浪的雲？呵，不要不要，哥，毛毛不願意相信啊！那夜，天空打著雷，風聲雨聲正襲得毛毛心驚時，那紙電報就來了，我驚住了，一個響雷把毛毛驚回現實，不要啊不要，我衝回房間找你的照片，一本一本的，哥，你自己看看嘛，小時候你比我還矮，國中時光頭的德性，還有，還有……哥，知不知道毛毛正急著喚你呵？可是，我在淚中已經看到你了，你正往空中飛去，再也喚不回來了……你的骨灰已撒向空中，化成一朵雲飛走了……

哥，外頭又下雨了，天空裏那麼多黑黑厚厚的雲，你在哪兒呢？毛毛知道你一定不喜歡當黑雲，那麼毛毛怎麼看不到天空裡你的那朵白雲呢？哥，你又躲到哪裡去了？毛毛好想聽你的狂笑聲，好想再拉拉你的衣角，好想……好想再見你一面，可是……哥，毛毛不管了，明天我一定去看你，看一整天的藍天，再放一個風箏傳話給你，哥，你一定要等毛毛喔……